

诗林漫步

■聂春明

草原心曲

我最喜欢听
茫茫草原
嫩草拔节的声音
那是生命真切的律动

我最爱看
草原盛开的花朵
百色花簇拥着大草原
恰似繁盛的家园

我最愿意望
广袤草原骏马万匹
昂首扬鬃一往无前的身影
那正是改革开放的心音

神州飞天归家园
航天英雄草原来
花海谷里香万缕
牧人侍花城中来

黄花沟里花色艳
晨曦顶露珠
迎风摆新姿
牛羊撒欢夕照明
策马扬鞭心意爽

我站在毡房外
眺望绿稠浓影
五色花满缀浅滩
芨芨草洒满阳光

蓝天白云说着情话
共享挚爱至净之湛蓝
牧民在马鞍上放歌
悠闲富足唱着长调

是草原养肥了牛羊
还是牛羊活跃了草原
草原儿女世代守望
敖包相会心曲畅
那达慕肌腱身姿悦心房

手扒肉酿酒情豪迈
涮羊肉待客哈达迎
网络信号屋顶连
大草原绿洲飘欢歌

车驶草原无红灯
辽阔是游人带不走的珍珠
耳边没有喧嚣的都市十字街
呼吸伴着宁静蓝玫瑰色青草香

风力发电轮叶旋
苍天赐福草原人
何时共剪毡帐烛
温馨草原佳期临

篝火旁曼妙舞姿斑斓烟花
灯火草原天上人间巧写意
缤纷夜色牵衣襟
游人仰首数星星

别样草原别样情
天堂草原母亲河
唱不尽新时代心花蕊
梦不完馨美草原小康景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韩信报恩

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幼年时家里很贫穷，常常衣食无着，他跟着哥哥嫂嫂住在一起，靠吃剩饭剩菜过日子。小韩信白天帮哥哥干活，晚上刻苦读书，刻薄的嫂嫂还是非常讨厌他读书，认为读书耗费了灯油，又没有用处。于是韩信只好流落街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有一位为别人当佣人的老婆婆很同情他，支持他读书，还每天给他饭吃。面对老婆婆的一片诚心，韩信很感激，他对老人说：“我长大后一定报答你。”老婆婆笑着说：“等你长大后我就入土了。”后来韩信成为著名的将领，被刘邦封为王，他仍然惦记着这位曾经给他帮助的老人。他于是找到这位老人，将老人接到自己的宫殿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她。（静言）

一日抒怀

■陈爱民

春天来了，春雨淅淅沥沥、沙沙绵绵、洋洋洒洒，仿佛把天地织在一个清新、活泼、润朗的网里。

春雨是赶着趟儿来的。连续几天，雨总是不紧不慢地飘着，开始是毛毛雨，看不见，拂在脸上，是丝丝的凉意。接着，雨下得大起来。雨滴落在水面，砸出好看的波纹。过些日子，枯瘦的河流丰腴起来，一座座山从苍翠转为碧翠，再过一阵，那就是葱葱茏茏的景象了。一场春雨一场暖，初春的天空是灰茫茫的神情，到清明时候，明亮的光芒就会四处闪烁。

雨的滋润，颇有力量，使得那些花啊、草啊不甘落后。昨天，坡上还只是冒出草的短芽，毛茸茸的；今早，草的嫩绿就连成了片。勃勃的生机是挡不住的。

春雨中最美的风景，还是在田野。雨下得欢，下得勤，柳树的风姿就全在轻轻浅浅的烟雾里了，迷乱着人的眼。紫云英随风起伏，形成的波浪像跳着华尔兹，这是在踩着雨点的节奏。布谷在雨里的鸣叫有些低沉，但一直稳健，它们飞得快，一眨眼就到山那边了；白鸢喜欢做独行侠，翅膀抖落水珠，轻轻盈盈起落，仿佛在展示着天生丽质。站在高处望，感觉雨水像被精心设计的宏大背景；雨水摇一摇身段，眼前的水墨画就颤悠悠动一下；雨下得久，这机灵的一幅画

灯下漫笔

■殷耀

——上高城万里愁——闲谈许浑和他的诗

“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都能随口背出这一句诗，却对作者许浑不是特别熟悉。在晚唐的诗坛上，李商隐和杜牧自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许浑也是照亮晚唐诗坛的一颗耀耀星辰，他那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精湛的对仗功夫，给人留下了工稳圆熟的佳句。

许浑差不多与李商隐和杜牧生活在同一时期，是晚唐诗坛非常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到了晚唐这个时期已经呈现出了衰败的景象，就像李商隐眼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景象，就像许浑《咸阳城东楼》里“一上高城万里愁”，满眼“鸟下绿芜”“蝉鸣黄叶”的萧瑟衰飒景象，许浑似乎也感觉到了唐王朝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形势，发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哀叹。其实，晚唐诗人的诗里都能找出这种凄迷伤感的情绪，就像许浑的“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等诗句，都充满了一种伤逝的色彩。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这种吊古伤今的诗是许浑的拿手好戏。翻阅许浑的诗集可以看出，他对物是人非和世事无常特别敏感，有一种天生的诗人式的伤感和抑郁的气质，比如在《秋思》诗里他写道“高歌一曲掩明镜，昨日少年今白头”，感慨时光匆匆如流水。这种敏感的特质使他的怀古诗寄兴远大，充满了盛衰兴亡转头空的历史沧桑感，“鸦噪暮云归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荒台麋鹿争新草，空苑岛凫占浅莎”……岁月剥蚀了昔日的繁华与荣耀，时光风化了过往的宫苑和楼台。

除了《咸阳城东楼》这一千古传诵的名篇，我们再欣赏几首许浑的怀古诗。比如《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有人评价这首诗“以神致悠扬取胜”，这首诗也是感慨繁华易逝，寄慨言志写出了六朝古都金陵的盛衰兴亡之事，王气黯然而收而豪华落尽，歌舞繁华最终风流云散。再看《登洛阳古城》：“禾黍离离半野蒿，昔人城此岂知劳？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鸦噪暮云归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怜缟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桃。”这首诗也是凭吊故城的感慨之作，感叹人世变幻无常，多少王朝兴替终归于寂灭。

除了怀古诗，许浑的其他诗也有重复的瑕疵。清贺裳在《载酒园诗话》提到：“许郢州（许浑任过郢州刺史）诗，前后多互见，故人讥其短。如《寄题华阳书院秀才院》：‘晴攀翠竹题诗滑，秋摘黄花酿酒液。山殿日斜喧鸟雀，石潭波动戏鱼龙。’与《常庆寺遇常州阮秀才》中联无异，但改‘晚江红叶题诗遍，秋待黄花酿酒液’，又改‘殿’为‘馆’之别耳。又《寄殷尧潜》：‘带月独归萧寺远，看花频醉庾楼深’，亦与《寄卢郎中》：‘醉别庾楼山色满，夜归萧寺月光斜’，语略相同。”其实，这只能是作诗之人的小瑕疵，许多诗人都有这样的小毛病，贺裳也中肯地说：“然诗家犯此甚多，太白已先不免。”但有些诗句重复互见有点太明显了，比如“一樽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确实是一句好诗，他自己也感到得意，在《送元昼上人归苏州兼寄张厚》《京口闲居寄京洛友人》《郊园秋日寄洛中友人》三首诗里都有这句诗，就好比一个零件装在了多个不同的工艺品上，成了可批量复制的大路货。

从诗歌内容上看，许浑的诗歌多写烟雨苍茫雨雪霏霏的景象，雨和水是他的诗歌里常见的意象。宋人所著的《桐江诗话》就说：“许浑

好雨知时节

就成了大写字，洒向四周，洒向远方。

一犁好雨伴春来。雨的好，还反映在农事农活上。春耕、春播、春种是一刻也耽误不起的。育秧的活儿完成得早，秧田被整理得熨帖光滑，隔成长方形的一块块，秧谷撒下去，被软软的泥合住，秧谷落得不深，过几天就蹿出了苗；为防寒潮，秧谷上铺了一层苔藓，再加盖薄膜。插秧也在加快，男女老少齐上阵，唱着山歌比着赛，几天工夫，山沟里亮光光的梯田就青了。

闹春耕，正在增加很多新内容，尤其是今年，农家有了更多“宝贝”，比如犁田机、旋耕机、插秧机等，大家总结得有些“牛气冲天”；过去春耕靠水牛、黄牛，累啊；现在舒服啦，“铁牛”“飞牛（无人机）”干活又好又顺溜，痛快！春雨沁润着田野，扑面而来的，还有滚滚的现代化气息。

雨不会闲着，地里也闲不着。菜园子已经



图片来源：IC photo

被锄头翻弄了一遍，栽瓜种豆，每家每户忙得不亦乐乎。到谷雨时节，雨会下得很从容，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豌豆等将纷纷挂果，它们较着劲，看谁飞快鼓起来、胖起来、靓起来，热闹得紧。

“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还等啥呢？抖撒抖撒筋骨，融入原野，干活去！

而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多了让人咀嚼不尽的人生哲理。

虽然说音律是诗词的初级审美标准，但缺乏音律之美的诗歌也是不美的，这就像今天那些好听的流行歌既要有内容上的美，也要有旋律上的美。即使苛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佩服许浑的诗精工绝伦，属对精切，王夫之批评许浑的诗“但资新安贾作春联耳”，其实对仗工整的春联更适合流传众口，所以许浑的诗好句多而好诗少一些。许浑现存于世的诗有 500 多首，全部是五七言的律诗和绝句，无一首古诗。许浑专攻律诗，纯熟地掌握了诗律对仗精密的艺术技巧。宋末元初的范曄文特别推崇许浑的七律，在《对床夜语》卷二中说到“七言律诗极不易，唐人以诗名家者，集中十仅一二，且未见其可传。盖语长气短者易流于卑，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律诗写得多了难免落入俗套，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大抵浑之绝句、五律，绰有家法；若必推重其七律，则久将以熟套为诗，而无独得之妙。”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特别喜欢许浑七律中对仗工稳的诗句，也从中领略到了律诗之美。清田雯在《古欢堂杂著》卷三里给予许浑很高评价“予谓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罗列了许浑那些精美的诗句：“七言拗句如‘岭猿群宿夜山静，沙鸟独飞秋水来’‘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阁卷帘千树风’‘一声溪鸟鸣云散，万片野花流水香’‘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两岩花落夜风急，一径荒芜秋雨多’拗字声律，极自然可爱。又如‘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风起夜潮来’‘村径绕山松叶暗，柴门临水稻花香’‘花盛庾园携酒客，草深颜巷读书人’‘舟横野渡寒风急，门掩荒山夜雪深’‘寒云晓散千峰雪，暖雨晴开一径花’，‘牛羊晚食铺平地，鸛鹑晴飞摩远天’‘暖眠鸂鶒晴滩草，高挂猕猴暮涧松’‘对岸水花霜后浅，傍檐山果雨来低’，亦自挺拔，兼饶风致，似不可过诋丁卯也。”

就像学书法要找字帖，如果想学律诗还是应该学习一下许浑的七律。至少到了宋朝就有很多诗人学习许浑的七律写作技巧，就像临帖学习书法一样。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就说陆游模仿过许浑，他指出了具体的诗句，如“‘数点残灯沽酒市，一声柔橹采菱舟’‘高柳簇桥初转马，数家临水自成村’‘似盖微云才障日，如丝细雨不成泥’‘夜雨长深三尺水，晓寒留得一分花’‘儿童冲雨收渔网，婢子闻钟上佛香’，‘绕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园’‘钓收鹭下虚舟立，桥断僧寻别径归’‘瓶花力尽无风堕，炉火灰深到晓温’‘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徐动觉鱼行’……”，这些都是陆游诗中的佳句，看看这些精美的句子，学许浑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想说，文学批评和欣赏没有固定的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欣赏喜爱的作家和作品。看了他的《途经秦始皇墓》：“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我觉得许浑的诗不像过去评论家所说的诗工意浅，这首诗轻轻松松写出了仁君和暴君的悬殊。再比如《客有卜居不遂游开阊因题》：“海燕飞白日斜，天门遥望五侯家。楼台深锁无人到，落尽东风第一花。”这首诗写得超妙幽默全不道破，清徐增的《而庵说唐诗》评价“许浑此作是立在闲地里人说闲话，妙不可思议，而词气明媚犹如朝霞花朵，不易得也。”



对于呼和浩特地区的各族人民来说，提起“丰州”，人们并不生疏，而且很有亲切之感，因为仅就近代的呼和浩特市以内以“丰州”命名的处所而言，就不止一处，其中有学府——古丰书院；有饭庄——古丰轩；有百货商店——丰州商场；有街道——丰州路；就连呼和浩特日报的副刊亦称“丰州滩”。由此可见呼和浩特与古丰州有源远流长的联系。

丰州古城是辽代在其疆土的西南部兴建的一座军事重镇，也是辽代境内最大的州城和商贸中心。过去，呼和浩特地区因此城的著名而被称为“丰州滩”。古城遗址在今呼和浩特飞机场不远处的白塔村，距市区约二十公里，坐火车从东向西快进入呼和浩特时，就能远远看见矗立在旷野中高大巍峨的白塔

——这是丰州古城仅存的遗迹。

辽太祖时，呼和浩特一带归入了契丹版图，仿唐代内地“里坊制”形制在今白塔村建造了丰州城，金、元两朝沿袭旧制仍称丰州，不过在行政等级上逐渐降格，由一个军政要冲重镇变为一般散州。辽代的丰州为丰州天德军节度使之治所，州下辖有两县，即“富民”和“振武”。此城辽金元三代沿用，长达 450 余年。马可·波罗曾到过丰州，在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天德是向东之一州，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域城村不少，主要之域名曰天德。此州有石可制琉璃，其质极细，所产不少。州人并用驼毛制毯甚多，各色皆有。并持畜牧务农为主，亦微作工商。”由此可以看出元代丰州的大致情况。元世祖忽必烈的汉族大臣刘秉忠在其所作《过丰州》的诗中写道：

“出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出塞人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月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坐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诗中生动描绘了丰州城内外的秀美景色——有城南的大黑河缓缓地向西流去，有路边的田野里长满丰收在望的庄稼，有寺中巍峨的白塔在晴朗的天空中高耸入云，有城楼在晨光沐浴下的朦胧之美，有热闹的大街、喧嚣的车马……真是一派太平盛世的和谐景象。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丰州城的热闹与繁华。

丰州城的毁坏，主要是元明交替之际，由于战火频繁，人民被迫逃离家园，致使丰州人口大减，逐至城垣颓废，丰州城的遗迹只留下了仅存的一座万部华严经塔（即俗称的“白塔”），其他建筑物已不复可寻了。

在丰州古城西北约十五公里的生盖营子北面的大青山中，曾存有残砖塔一座，为八角密檐式，从其形制看来为辽金时代所建。在古城东面方二十家子附近，1959 年发掘了一座辽代寺庙遗址；在五十家子附近，也发现了辽、金时代遗址；在黑土洼、新城南门外桥靠村西面等地，也曾发现过元代遗址。另外，在呼和浩特旧城（即归化城）完整地保存着内外城垣的时代，在南门楼上还曾悬挂过一块“古丰州”的横匾。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当时古丰州这一地区的繁荣景象。



图片来源：IC photo

编辑：王晓茹 李慧平 张文静 美编：晓行

辽代最大的州城和商贸中心——丰州古城